

續資治通鑑

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常衛契丹主
餘九萬三千九百五十卽時南侵之兵也其國境自幽
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遼陽城
卽所號東京者也又東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又東南接
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卽新羅也以信爲供奉官
賜器幣冠帶 癸丑太侁兼中書令充王元傑薨追封

安王諡文惠

甲寅遼以奚府監軍耶律實嚕

舊作室
魯今改

爲南院大王實嚕魁岸美容儀與遼主同年生遼主愛

之甫冠補祇候郎君未幾爲宿直官後爲隊帥從耶律

諾袞

舊作奴
瓜今改

蕭達蘭

舊作撻
覽今改

略地燕趙有功故有是擢

八月庚午太白晝見 辛未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
二十五族納質來歸 丙子詔環慶秋田經寇踐傷者
每頃賜粟十五斛民被掠者每口賜米一升蠲免棣州
民租十之三 甲寅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順安之西
與威魯軍魏能保州楊延朗北平田敏犄角以爲防遏
乙酉準布舊作阻
卜今改部長朝於遼 丙戌高麗國王誦
遣其戶部侍郎李宜古來貢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丹
遂有路直趨元菟屢來攻伐求取無厭乞王師屯境上
爲之牽制詔書優荅 九月丙申出內府給帛市穀實
邊 司空平章事呂蒙正凡七上表求還甲辰罷爲太

子太師封萊國公 癸丑遼主如女河湯泉改其名曰
松林 是秋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
瓊閱習陳勢召近臣觀之行伍整肅帝甚喜謂瓊曰昨
日邨民皆爲精銳矣 冬十月丁巳朔遼主駐七渡河
欽異遼史聖宗紀
失書朝今攷補 甲子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

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淺七尺狀若連鎖東
西至順安威魯軍界必能阻隔戎馬縱或來侵亦易於
防捍仍以地圖來上帝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曰沿
邊所開方田臣寮累會上言朝廷繼亦商榷皆以難於
設防恐有奔突尋卽罷議今專委邊臣漸爲之制斯可

矣乞并成舊順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敵或
侵軼可選兵五萬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
戎順安威魯界竝置方田鑿河以遏敵騎 戊辰遂以
皇弟楚王隆祐爲西南面招討使 戊寅給軍中傳信
牌先是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陳間有所號令遣人馳告
多失詳審復慮姦詐請令將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
合而爲信帝以爲古者兵符旣已久廢因命漆木爲牌
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
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臨陳則分而持之或傳
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

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

聞及卒帝甚悼惜之贈戶部尚書謚宣靖特遣中使存

問其母賜白金五百兩十一月壬辰遼故裕悅舊作于越

改今耶律休格舊作休哥今改之子道士努高九等謀叛伏誅

丙申遼通括南院部民王繼忠既見任於遼從容進說

曰竊觀大朝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

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

彼此之計無出此者時太后春秋已高頗然之己亥

閏捧日軍士教三陳於崇政殿甲寅有星孛於井鬼

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凡三十餘日沒帝謂宰相

曰垂象如此朕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李沆曰
陛下克謹天戒甚盛德也其咎屬臣等至於華夷上壽
禮不可廢且邊塞未寧大兵在境所慮物情罔測固請
不已乃許之 十二月甲子詔求直言庚午以李繼隆
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
錫卒錫耿介寡合慕魏徵李絳之爲人及居諫署連上
入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將卒命悉取平時封疏五十二
奏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言苟獲從吾幸大矣豈可畱之
以賣直邪自作遺表勸帝以居安思危帝覽之惻然謂
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自居位以來

盡心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
失方枉思慮錫之奏章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
孰有如此王申優詔贈工部侍郎以其子慶遠慶餘竝
爲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 甲
戌萬安太后不豫詔求良醫 戊寅赦天下死罪降一
等流以下竝釋之除五年逋租萬安太后不豫故也
癸未帝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調賦八
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調放數多三司必以虧
損國計爲言帝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
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 遼罷三京

諸道貢 甲申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
布德未及黎庶帝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
天以雷警朕邪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
司轉運使賦斂益繇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爲條目大者
隨事減省小者卽爲蠲免又諸道罪人情重者頃令并
家屬赴闕委棄資產流離道路深可憐憫自今止送正
身臣寮負私過情終身爲累者委刑部特與洗滌其
它卿等皆盡心謀求之 是歲集賢學士判院事陳恕
率恕事母孝母亾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
視事遷尙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

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帝從之詔太醫診療滿百日有司請停俸不許未幾卒恕精於吏治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彊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

景德元年

遼統和二年

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 丁亥

遼主如鴛鴦渚

乙未以後宮劉氏爲美人楊氏爲才

人劉氏華陽人帝初爲襄王謂左右曰蜀婦人多才慧

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攜以入京

後吳宋史后妃傳不

言初嫁龔美外戚傳亦以劉美爲后兄此史臣諱之也陳水記聞載此事與長編略同唯龔美作宮美亦不言初嫁美今

從長編

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旻時給事主宮言於

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固令
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別築館居之其後請於秦
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封美因改姓劉爲美
人兄云 丙申夜京師地震癸卯丁未夜京師地再震
帝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安靜京師震動若此皆朕聽
覽不明所致沆頓首引咎 二月乙卯朔女真貢於遼

丁巳環慶鄜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且言
其子德明尙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
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遣德明書
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

發旻凍水記聞
稱李繼遷兵敗

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
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
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案德明報崇貴云未葬難發
表章其意猶屈強不服未必繼遷有此遺言李燾以爲
德明假託之言蓋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
得其實今亦不取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 丙寅遼南院樞密使
邢抱朴卒抱朴以儒術顯奉命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
決滯獄民無冤濫詔輟朝三日 辛酉以河陽三城節
度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都部署 戊寅以太常卿
張齊賢爲兵部尙書 冀益黎雅州地震 度支副使
查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與鹽鐵副使卞袞同候對
將升殿袞遽出奏牘遣道同署及帝詢問則事本度支

道素未省視鎔逆不能對已卯夏秋道卒不自齊亦無
愠色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招致溪洞夷人頗著威惠
部民俗畱凡五年不得代乃詔謂率自代者謂以國子
博士薛顏爲請癸未擢顏虞部員外郎夔州路轉運使
召謂入朝 三月丁酉直祕閣黃夷簡等上校勘新寫
御書凡二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卷 萬安皇太后疾未
愈帝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于色或稍加言必流涕
以重賞購民間善醫者詔屢下己亥后崩於萬安宮辛
丑羣臣請聽政三表不允乙巳李沆等兩詣宮門懇請
覲帝毀瘠過甚繼上五表復詣宮門求見言西北用兵

機務不可暫曠帝不得已從之 夏四月甲寅朔上大
行皇太后諡曰明德 丙辰邢州地震不止 張崇貴
屢請遣大臣至過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
軍府向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
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
崇貴敬中實總其議焉 丁卯瀛州地震 六月丙辰
詔諸州民詣闕舉畱官吏多涉徇私自今官吏實有善
政候轉運使舉陳如敢違越其爲首者論如律 帝嘗
采羣臣之有問望者得刑部郎中過肅殿中丞楊仲謀
司勳員外郎朱協比部員外郎郝元太爲博士

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國子博士陳昭度太常丞
崔端高謹徵祕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殿中丞皇甫選
滕涉陸元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曹度將作
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問門祇候崇政
殿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
氣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爲省府判官或升其差
使焉 甲子詔罷川峽閩廣州軍承天節入貢自今三
千里外者悉罷之 先是帝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
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
帝不荅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

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旣而顥卒
秋七月乙酉以知制誥餘杭趙安仁爲翰林學士丙
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寢疾帝臨問賜其家白金五千
兩車駕方還宮而沆卒趣駕再幸其第哭之慟謂左右
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畢泣下贈
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三弟一子甥及妻之兄子皆
賜同進士出身帝之初卽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奏知參知政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
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畱意聲色犬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它

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遣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肝以
旦慨然謂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燕息乎沆曰
國家疆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宴然人臣率職
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
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
如梅詢會致堯李夷庚等是矣帝淡然之故終帝之世
數人者卒不進用沆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治第
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此爲宰
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常喜讀論語或
問之沆曰我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兩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帝欲相三
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以兵部侍郎畢士
安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
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兼資忠義能斷大事
臣所不如帝曰聞準好剛使氣柰何士安曰準忘身徇
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北方未服若準者正
宜用也 壬辰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卞衮卒詔錄其
子弟衮明敏有吏幹累掌財賦以稱職聞然性慘毒摺
克嚴峻專行箠楚至有大蟲之號 光祿少卿宋雄習
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

十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
是月遼遣使封李德明爲西平王 八月己未以參知
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
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遊騎略淡祁間小不利卽引
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狎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
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以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爲樞密
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安並僉署樞密院事 以
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事自後三司除使多用
此制 庚申知壽州陳堯佐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而
吏民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

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之樂也 準布部長朝
于遼請婚不許 甲戌遼臣言契丹謀大入詔鎮州所
屯河東廣銳兵及近南州軍先分屯兵竝赴定州 九
月詔諸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爲三等公勤廉
幹惠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
次畏懦貪猥者爲下竝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請也
丙午遼主如南京 丁酉帝謂輔臣曰累得遼奏契
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
決勝卿等議何時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
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但郭郭

非廣久聚大眾淡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
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期不
可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宜順動以壯兵
威仍督諸道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
合機宜不虧慎重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帝
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
屬樞密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鄉者李沆或
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聞邊奏其參利害勿
以事干樞密而有所隱也屯田郎中楊覃工部員外
郎朱台符竝爲陝西轉運使台符俊爽好謀多所更張

覃止欲因仍舊貫遂有隙交相論奏帝親遣御史視其
狀覃台符竝坐議事違戾能使辛丑責覃知隨州台符
知郢州 庚戌遼命皇弟楚王隆祐畱守京師 辛亥
以永清節度使周瑩代王顯爲天雄軍都部署知軍府
事命顯歸本鎮 先是李允則知滄州巡視州境浚浮
陽湖葺營壘官舍開掘井城中人厭其煩是月召歸遼
師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取冰代砲石以拒敵
敵遂解去帝乃謂允則曰頃有言卿浚井葺屋爲擾民
者今始知善守備也轉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
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陳東面凡下諸路宜制必屬允則

省而後行 閏月癸丑內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

使賈易軍糧 己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大軍屯唐

河樹營柵以備寇 癸酉遼主與太后大舉南下以統

軍使蘭陵郡王蕭達蘭奚六部大王蕭觀音努舊作觀音奴今

改爲先鋒分兵掠威魯順安軍魏能石普等帥兵禦之

能敗其先鋒改其魏能敗遼師自壬戌閏月九朝編年

於長城口蓋誤又攻北平寨爲田敏等所拒東趨保州攻城不

克丁卯達蘭攻遂城擒守將王先知乃與遼主太后合

兵攻定州王超等陳於唐河執詔書案兵不出戰敵勢

益熾乃帥眾東駐陽城淀 時遼師深入急書一夕五

至寇準不發歔笑自如明日同列入聞帝大駭以問準
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同列懼欲
遏準止之令候駕起帝有難色欲還內準曰陛下一入
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參
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密請帝幸金陵僉署樞密院事
陳堯叟蜀人又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傍
準心知之乃陽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
子神武將帥和協若車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
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柰
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帝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

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阻大事圖所以去之會帝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使

與周瑩同議守禦

寇萊公曰敵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

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述酌大白欽之命日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契丹兵退召為平章事致真宗以十一月二十日親征而欽若知大名之命在閏九月二十四日則非次澶淵時審矣欽若判大名次年四月罷政東軒錄謂兵退召為平章事尤誤今從長編初王繼忠在契丹乘閒為遼人言和好

之利太后有厭兵意雖大舉漢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

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帝發視之卽繼忠狀具言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帝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卽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邇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彊致又念自古獯鬻爲中原彊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畢士安等曰契丹兵鋒屢挫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帝曰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

請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遣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爲解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小校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果有審實之言卽附遘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帝未許也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爲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潁州防禦使杜彥均副之俱備庫使綦政敏爲鈐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爲駕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西上

開門使孫全照爲鈐轄帝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
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契丹南
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帝賞其忠果乃
詔瑩若全照欲擊敵卽分兵給之 是日令河北近南
州縣民人入處城寨以敵兵侵軼故也 丁丑令府州
自今勿擅發兵入唐龍鎮管內剽掠如蕃漢人亡命在
彼須追究者當詔遣還 己卯岢嵐軍使開封賈宗奏
敵騎數萬人寇草城川率兵擊敗之翼日復至又敗之
遂北出境有詔嘉獎并代鈐轄高繼勳先率兵來援登
高聖草城川謂宗曰敵眾而陳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

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勝之
當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敵兵果敗自相蹂躪者萬
餘人獲馬牛橐駝甚眾既而宗自供奉官閤門祇候遷
儀鸞副使繼勳自洛苑使遷弓箭庫使 冬十月壬午
以磁州刺史邠州駐泊部署許均兼永興駐泊部署仍
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陝西諸州巡檢捕
盜事帝既定議北征念關隴重兵多在邊郡自陝以西
直抵兩川亦宜防備故有是命 詔修葺歷代聖賢陵
墓 癸未以引進使潘州刺史何承矩領英州團練使
初議進秩帝謂宰相曰承矩知書愛聲名以才能自許

宐擇州之美名者授之 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

志言大破遼兵於朔州界殺戮甚眾時遼師方圍岢嵐

軍聞敗卽遁去

攷異契丹國志云分兵圍岢嵐軍爲守臣賈琮擊走太平治迹統類云冬十月

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入契丹朔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眾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卽遁所

載小異今從長編

先是詔雷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至

是以戎寇東行逼武彊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

王超言遼師引眾沿葫蘆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爲備仍

令岢嵐威魯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敵境腹背縱

擊以分其勢 丙戌遼師抵瀛州城下晝夜攻城擊鼓

伐木之聲聞于四面大設攻具使奚人負版乘墻而上

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彊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
守發壘石巨木擊之皆累累而墜踰十數日多所殺傷
遼太后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蝟死者三萬餘人傷
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退

戊子宋史繫於十一月乙卯今從遼史

戊子附

明德皇后神主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
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配饗
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
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
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
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竝追加章綬唐太子

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魯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竝祔於理爲立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饗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尙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后竝配自是始庚寅命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竝提舉轉運及兵馬又令齊賢謂具管內諸州山河道路廣狹形勢畫圖以聞旣而遼師稍南

民大驚趨楊流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囚給爲
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並河執旂
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遼師遂引去 甲午遼蕭達
蘭蕭觀音努率師下祁州士卒多降遼主手詔獎諭復
厚賞觀音努賚其降卒 乙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
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宣從
事帝將北征溪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
視事如它日會大饑有告禁卒欲倚饑爲亂者敏中密
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詔賓僚兵官置酒縱閱
命饑入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兵出盡擒之果各懷短

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埽庭張樂宴飲邊藩以
安帝由是有再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
天雄軍及緣河駐泊者並就賜裝錢 癸卯以厠鐸督
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巡檢西涼府六谷大首領
乙巳休州岢嵐威魯軍北平寨並言擊敗契丹羣臣稱
賀是役也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擄獲人畜鎧
杖凡數萬計獨魏能逗撓無功 先是王繼忠得帝手
詔卽具奏附石普以聞言遼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
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 丙午帝覽其奏
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

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遼
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遼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
陳願往乃授利用閤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遼主書以
往又賜繼忠手詔致異東都事略曹利用傳云真宗用
宰相寇準計親御六軍度河兵始交
而斃其貴將達蘭是時利用進奏事行在皆誤也利用初使時
行聞宋史利用傳亦云奏事行在皆誤也利用初使時
真宗尙在京師至再使乃見於行在耳今從長編以雍王元份爲東京留守
已酉初置龍圖閣待制以都官郎中杜鎬右正言歐綸
爲之以衛州防禦使李重貴爲大內都部署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賜王及鎬封都察院右都憲齊湖北湖廣處地方移城隍廟北與縣縣都尉里統其

宋紀二十五

起闕逢執徐十一月盡旃蒙
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景德元年

遼統和二年

十一月乙卯遣使安撫河北以知

瀛州李延渥爲本州團練使獎其守城之功也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退去其眾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自遼師南下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

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戍兵又集彊壯練習之開門樵采如平日嘗上言寇若至必至邀擊願勿以一郡爲憂於是遼游騎逼城嶼擊走之詔嘉獎 癸亥遼馬軍都指

揮使耶律珂禮

舊作課里今改

遇南師於洺州勝之甲子東京

畱守蕭巴雅爾

舊作排押今改

獲魏府官吏田逢吉獻於行帳

戊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陳

使馬軍都指揮使葛霸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爲都

鈐轄南作坊使張旻

旻異張旻以仁宗天聖三年除樞密使始改名者它書于眞宗時已

稱張者蓋史家追改今從長編書其本名

爲鈐轄武寧節度使石侁吉爲駕

前西面排陳使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入內副都知秦

翰爲鈴轄初旻在定州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
舉伐遼并上興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
止於是駕將親征旻方戍并代復奏過事十餘召還入
對帝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
今須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旻請行帝喜故命爲西面
鈴轄先令至澶州候敵遠近旻卽馳騎往秦翰旣受命
亟督眾環城浚溝洫以拒過騎功畢遼師果暴至翰不
解甲胄七十餘日云 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
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卻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孫
全照疑契丹不誠勸王欽若畱之遼師數攻城不克復

令王繼忠具奏議和帝因賜繼忠手詔云已遣利用且使告遼人遣使抵天雄受之繼忠聞利用至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辛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荅焉壬申次韋城縣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敵騎之渡天雄軍聞遼師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撓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撓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冒當者全照請當之旣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

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係
固腹心處分四面欽若從之全照素教畜弩手射人馬
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弔橋
以待之遼師攻東門良久舍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
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
遣將率精兵追擊伏兵起斲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還全
照請於欽若曰若以此兵是亾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
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遼伏兵甚衆天
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 庚午遼蕭巴雅爾蕭觀
音努率渤海兵攻德清軍城破知軍尙食使張旦及其

子三班偕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竝死之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遯師益南侵
帝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左且避其鋒
者帝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聞內人謂帝曰羣臣
輩欲將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帝曰南巡何
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今敵騎
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
夜望鑿與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敵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未決準出過殿前
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何以報對曰瓊武人

願效死準復入對璦隨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璦遂申前議詞氣忼慨璦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冒棄而南行中道卽亾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準又言機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帝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帝卻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邪夕次衛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慎修先赴澶州

寶異長編作謹修蓋史臣避諱

追改今仍書本名

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

駕政異宋史冠準傳不言其兩諫南遷據長編則駐蹕
章城之後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者爲準所諫止與
宋史準傳異今攷宋史畢士安傳云士安與寇準條所
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眞宗幸澶淵此卽王欽若請幸金
陵陳堯安請幸蜀之時也士安傳又云時已詔巡幸而
議者猶開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國者是避敵之
議雖紆自欽若而一時附和者固不乏人矣但旣幸韋
城羣臣請幸金陵而不請幸蜀前後稍異耳今仍兩書
之帝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
普自貝州遣指揮使張皓赴行闕道出遼寨爲所得遼
主及太后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
從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遼營遼太后賜
侯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
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帝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

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
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國家以安民息戰爲念固
許之矣然彼尙率眾深入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宜
過爲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
戰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宐從事 遼師旣陷

德清王申遂進抵濱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分伏勁弩

控扼要害遼統軍使蕭達蘭

舊作達覽今改

恃其勇以輕騎衆

視地形時威虎軍頭壽光張瓌掌牀子弩弩潛發達蘭
中額仆遼眾競前與曳至寨是夕死太后臨其轎車哭
之慟輟朝五日以蕭巴雅爾代掌南面事旋下通利軍

達蘭通天文屢著戰功首倡南侵之謀至是死軍中奪

氣茲欲議和矣

攷異遼史云進至瀘淵宋主軍於城隍

鹽堆鳧雁中伏弩卒然達蘭之死真宗尚未渡河迺云

宋主軍城隍間遼史誤也東都事略曹利用傳長編引

劉放所撰寇準傳誤與遼史同長編云遼眾直抵瀘淵

北直犯大陳圍合三面輕騎出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

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

達蘭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弱出督

戰虎軍頭張瓌守牀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墮其徒數

十輩競前與曳至寨是夜達蘭死敵大挫却卻不敢

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衆長編所載乃宋人夸詞殊

不足信使當兩軍既接宋師能射殺其先鋒必當乘其

軍亂鼓行而前即使未能全勝亦必多所斬獲何以射

死者僅一人也蓋達蘭資以案視地形中伏弩而死遼

史為得其實

今參用之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

又言瀘州北城門巷湫隘且於南城駐蹕是日駐南城

以驛舍爲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係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請僉署樞密院事馮拯在傍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退敵邪卽麾衛士進輦扣陛帝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搢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帝乃命進輦旣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帝覽觀營壁召

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曹利用自天雄赴遼軍中見其

太后與宰相韓德昌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

禮容甚簡以版橫車輓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

其議和好事未決遼主乃遣左飛龍使韓杞

攷異東都事略作韓

杞宋史遼史俱作韓杞

持國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何承矩郊

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

定云十二月庚辰朝韓杞入對于行宮之前殿跪授

書函於閣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閻承翰受

而啟封宰相讀訖命杞升殿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

爲請帝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將奈何輔臣請荅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資以固懽盟惟陛下裁度帝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荅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爲荅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卽日入辭遂與利用其往杞既受襲衣之賜及辭復左柱且以賜衣稍長爲解趙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

杞卽改服而入帝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
貨財則宜許之是日日有食之帝懼甚司天言主兩國
和解帝意稍釋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何承矩言臨
河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敵寨逃歸具言達蘭中矢
死其父候騎自澶州繼至敵聞駕起衛南皆相顧失色
復有馳往來傳報及擊鼓謹呼悉遁去民被騷掠甚眾
無守視之者因得脫上曰達蘭乃裕悅之儔也今歲入
邊皆其首謀敵既失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
伏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案北宋百餘年所
稱為奇功者莫如澶淵所矜為奇捷者莫如射殺達蘭
夫達蘭諺達人所倚重然其中伏弩而死亦宋人適有
天幸耳太后老於兵事達蘭雖死師旅尚雄雖意在索
和亦必整師飭旅為伺疑恐嚇之計何至兵未敗而
任其部下之人紛紛遁逃山塞乎且承矩之言自相矛
盾既云民被騷掠者眾無守視之者何以逃歸者僅止
數人況遼師既遁何以遣帥無一人能擊其輜重奪還
其俘掠者以事理度之遼太后意在講和士氣已懈故

所掠宋人間有逃歸邊臣遂張大其詞而真宗亦始爲
大言以自解登實有之事哉王晉公談錄云景德中契
丹次直瀾在河北車駕在河南陳次忽日食盡真宗見
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衆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
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契丹兵果自退而續
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李燕曰是
日契丹使韓杞已入對真宗可以無懼故以談錄爲妄耳然
以爲遼使已入對真宗可以無懼故以談錄爲妄耳然
兩軍相對適遭日食真宗遇災而懼正不必爲之諱況
韓杞初來通使遼人方以索還故地爲詞其後再遣使
許以歲幣始得解兵豈可以韓杞初至卽信爲和議必
成而謂真宗可無懼乎至談錄謂契丹兵自退續求和
好亦係傳聞之
誤今從遼史

癸未幸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校

從官飲犒賜諸軍有差 曹利用與韓杞至遼軍帳遼

復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旣興師

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

接伴政事舍人高正

攷異東都事略宋史及長編俱作高正始遼史作高正今從遼史

遼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闕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媿多矣利用荅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遼主及蕭太后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幣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議始定遼主復遣王繼忠見利用具言南北通和實爲美事主上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于緣邊開移河道廣浚濠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卽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國書俱還并獻御

衣食物其郊勞館穀竝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帝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臣召東之與馬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稱遼太后爲叔母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它亦依繼忠所奏云東之又言收眾北歸恐爲緣邊邀擊乃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遼歸師以曹利用爲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利用之再使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帝

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
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
而還入見行宮帝方進會未卽見使內侍問所賂利用
曰此幾事當面奏復使問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
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帝
失聲曰太多旣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
陳其語及對帝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
過多帝曰幾何曰三十萬帝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
厚發異曹利用兩使於遼宋史遼史俱同東都事略誤
合爲一事至利用入對行宮之語宋史不載今從事
略審之長編引記聞云敵兵旣退來求和詔劉仁範往
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利用利用先與約歲賂二十萬

酸慙其少利用復還奏上許百萬以下李燕曰敵始求和兵固未嘗還利用初使桀不及歲賂再使卽許三十萬亦不因還奏乃增益之也龍川別志又云達蘭死敵始求和此皆誤也

戊子帝作回鑒

詩命近臣和幸北塞勞軍遣雷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張其軍 己丑遼詔諸軍解嚴 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遼師蹂躪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畱京師遺書寇準言大計已定惟君勉之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三十萬爲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敵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雍王元份暴得疾詔參知政

事王旦權東京留守事

宋史王旦傳旦臨行奏十日之閒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案此語不載於長編以事理揆之殊未可信蓋好事襲取史記秦趙會池廉頗告王語附成之耳是時遼以輕兵淺入本無必勝之計真宗駐蹕澶淵指揮諸將以逸待勞進退自如豈有意外之虞況親征之事寇準既身任之旦受命居守當示以鎮靜而遽為斯言以惑軍心又何異於王欽若孤注之喻乎且其時仁宗未生所云太子即日乘傳先還旦馳至京更何所指必是誣妄今不取

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及駕還旦家子弟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呵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時兩河之民頗有陷敵者旦上言願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 甲午車駕發澶州大寒賜道傍貧民襦袴 李繼昌至遼帳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問門

使丁振奉誓書來上 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帝初以懿
德皇太后忌欲撤鹵簿鼓吹不舉樂時龍圖閣待制杜
鎬先還備儀仗遣騎馳問之鎬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
歌後舞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凱旋用樂於禮無嫌帝
復詔輔臣共議皆固以請乃從之 寇準在澶州每夕
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帝使人覘知
之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旣而曹利用
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畫策以進且如此則可保百年
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敵且生心矣攷異準所畫之策今不可開宋史迺云準
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則誣甚矣準意在禦敵使當日能鼓勇決戰其勝負誠非後人所能料如欲於口舌

之問邀其稱臣獻地準豈帝曰數十歲後當有扞禦之
昧於事機若此哉今削去

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尙未許有諧其

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初準處分軍事或違

帝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帝笑而

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攷異契丹國志）

載眞宗洎淵誓書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

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契丹皇帝閣下

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安助軍旅之費每歲以

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人專往北朝只令三

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云云自
此休安黎獻謹守封陞誓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
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誓不克享國昭昭天鑑當
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宜契丹誓書曰維統和
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
丹皇帝謹致書大宋皇帝閣下其議戢兵復諭通好兼

承惠頌持示誓書以風土之宜云云某雖不才敢遵此約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諸達不宜當日誓書之體如此長編乃云初議和制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會言如是是與之抗立祇如其國號稱契丹足矣帝嘉納然事已行不果改案誓書乃稱大宋大契丹豈別有制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理當由未見誓書臆爲此說耳

徐氏後編仍長編之誤今不取

甲辰改威魯軍曰

廣信靜戎曰安肅破敵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寧邊曰永

寧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依德平魯城曰肅寧

景德元年

十二月甲辰改威魯軍請軍各與長編同元豐九域志云景德三年改破敵軍爲信安軍蓋傳寫之誤它如永靜軍係定軍安肅軍永寧軍廣信軍九域志仍作

景德元年也長編永寧作永定恐亦傳寫之誤

邠

州部署言李繼遷子德明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

赴闕 乙巳以天雄軍鈐轄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欽

若歸闕 戊申帝覽河北奏報諸州多被蹂踐通利軍

傷殘尤甚慘然形於顏色乃下詔罪己王旦寇準等皆

上疏待罪慰勞之 是月遼班師太后賜大丞相韓德

昌姓耶律徙王晉

改具徐氏後編云徙封晉位親王上賜田宅及陪葬地蓋不改年月連後

事書之今改正分載於後

是歲遼放進士張可封等三人

二年

遼統和二

春正月庚戌朔以遼人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彊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

癸丑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都部署為一 甲寅王

欽若自天雄軍來朝帝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幹善鎮

靜者乙卯以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鎮州趙昌言知

大名府馮起知澶州上官正知貝州楊延朗知保州張
禹珪知石州張利涉知滄州趙繼昇知邢州李允則知
雄州趙彬知霸州帝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裁處
當否卿等其詳之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
付外施行從之知節先在鎮州方遼師入塞民相攜入
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
卽戮之自是無敢犯者海中使齋詔諭遼郡知節慮爲
敵所掠因畱之募捷足者開道達詔旨會發澶魏邢洺
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
資敵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輪輦之物所在納之敵欲

剽劫皆無所得車駕幸瀘州大將王超擁兵數十萬屯
定州逗遛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爲動復移書謂讓超
始出兵猶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爲患知節先已命工度
材一夕而具上聞手詔褒美 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
使臣二百九十餘員 召輔臣觀瀘州所獲遼人攻城
戰具皆制度精好鋒鏑鈇利梯衝竿牌悉被以鐵城上
懸版才數寸集矢二百餘其後李繼宣浚高陽濠得遺
矢凡四十萬遼人攻城不遺餘力如此 戊午遼主還
次南京庚申以蕭巴雅爾爲北府宰相蕭觀音努同知
南院事大饗士卒爵賞有差 癸亥命翰林學士趙安

仁等五人權同知貢舉 王超上章待罪帝憫其勞舊
弗責戊辰以超爲崇信節度使罷軍職 省河東部署
鈐轄司使臣百餘人又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緣邊
三之一 己巳參知政事王欽若加階邑實封又賜襲
衣錦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帝以欽若守藩有
勞特寵異之自是遂爲故事 以遼人通和置國信司
領以宦者 二月癸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
繼隆卒贈中書令謚忠武繼隆出於貴冑感慨自立在
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總戎政帝以元舅之故不
欲煩之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繼隆亦多智用能謙

謹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葛安
宮門拜牋終不入宮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
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 咸平末河北轉運
使劉綜上言西漢晁錯言使民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
必多文帝從之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
以濟軍儲旣而水部郎中許元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
過穀數少望許進獻糧粟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於
是定入粟實過授官等級以聞帝慮爵賞之濫重惜其
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請陝西諸州亦如此制
從之 丙戌遼復置權場於振武軍時遼俸羊多闕門

下平章事耶律實魯

舊作室魯今改

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

南中絹彼此利之

癸丑命開封府推官孫僅爲遼太

后生辰使閤門祇候康宗元副之僅等入遼境其刺史

皆迎謁又令幕職縣令父老捧卮獻酒於馬前民以斗

焚香前迎接伴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卽供應之遼主每

歲避暑於含涼淀間使至卽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禮

遇甚優僅等辭還贐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

于餞飲極其恭恪然禮或過當僅必抑而罷之自後奉

使者率循其制時稱得體 太子太師呂蒙正請歸西

京養疾詔許之丁未召見聽肩輿至殿門外命二子光

祿寺丞從簡校書郎知簡掖以升殿勞問累刻因言北
戎請和從古以爲上策今先啟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
事惟願以百姓爲念帝嘉賞之其二子皆遷官蒙正至
雒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
然自得 詔緣邊諸州軍如擒獲北界姦人可詰其事
狀部送闕下帝以遼雖通好而彼中動靜亦不可不知
閒諜偵候宜循舊制又慮爲彼所獲歸曲於我自今獲
彼閒諜當赦勿誅但羈留內地待有詞則以此報之故
有是詔 三月甲寅帝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
得進士濮人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又得特奏名五

舉以上一百十一人異日試諸科得九經以下五百七十人又得特奏名諸科三禮以下七十五人帝謂宰相曰糊名校覆務於精當而考官不論朕意過抑等第欲自明絕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爲父所棄歸舊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葷茹以禱祈又能刻苦爲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爲將作監丞諮及夏侯麟爲大理評事通判諸州諮新喻人也先是迪與賈造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造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

旦議落韻者失于不詳審耳舍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

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遣 初安

陽陳貫

攷異宋史本傳云河陽人今從長編

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

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傳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

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

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趾城

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誅罰明而

士卒厲矣帝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謂瓊等已卽

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

要害今北邊旣失古北之險然自威魯城東距海三百

里其地沮澤燒塢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輕入由威
魯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居
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晉李漢超守瀛州敵不敢
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
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
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
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
不當以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隸本軍又籍丁民爲府
兵使北面捍遼西面捍戎不獨審練敵情熟習地形且
皆樂戰鬪無驕心遠人旣和復上言敵數入塞驅掠良

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宐出內府金帛以贖之敵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試殿庭得同出身帝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遼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第 乙丑遼賑党項部饑 丙寅以知雄州機宐司趙延祚爲雄州北關城巡檢賜白金三百兩延祚州之大姓自太宗朝嘗出家財交結敵中豪傑得其動靜卽具白州將因授官住至是年七十餘召赴闕詢以遼事具言今之修和遼人先啟誠意國家動守恩信理必長久又言國母之妹曰齊妃與其姊不協國家所遺金帛皆歸於國主及母其下悉無所及望自今權場

賈易稍優假之則其下獲利必倍欣慰又歷陳遼風俗山川曲折地理遠近及晉漢時事歷歷有據帝詰其所欲云有家屬寓居青州願便道得往省之帝許焉且以與遼通好不可復置機宐司故命爲巡檢帝慮河北諸州緣兵罷遂弛武備詔敵樓戰柵有墮壞者卽葺之以將作監丞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賜緋舊制試文當屬學士舍人院宰相寇準雅知曾特召試政事堂丁丑遼改易州飛狐路招安使爲安撫使以與南朝和好也 夏四月丙戌女真回鶻俱遣使貢於遼 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

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
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爲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
爲識號幾道旣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得預舉帝
初欲含容不復窮究其事而師道固求辦理詔東上閤
門使曹利用兵部郎中遷肅內侍副都知閤承翰詣御
史府雜治之坐論奏誣妄與堯咨并責 戊戌幸龍圖
閣閱太宗御書觀諸閣圖畫近臣畢從 己亥党項侵
遼 詔河北諸州葺城池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
若素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癸卯置資政殿
學士以欽若爲之仍遷刑部侍郎班在翰林學士之下

侍讀學士之上 以僉署樞密院事馮拯參知政事

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版幾何
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
業儒每見學徒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今版本大備
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先是印書裁截
餘紙皆鬻之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此錢於三司裨國
計自是學者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云 宣徽北
院使雷有終卒有終側儻自任能撫士卒多傾私帑給
公家宴稿在蜀時嘗借用庫錢數百萬奏納第以償優
詔蠲免身後猶負猶不啻百萬官爲償之 高陽關副

都部署張凝卒疑忠勇好功名善訓士卒賞賜多以犒
師家無餘貲帝嘗謂近臣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更
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眾而優待者唯凝與
王斌王憲等數人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至是卒帝甚
惜之 知鎮戎軍曹瑋言軍境川原夷曠便於騎戰非
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阨從之又
言過民應募爲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胡語耐
寒苦有警可參正兵爲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資糧難
責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閒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斂州爲
出兵而護作之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

出戰馬一匹設堡戍列部伍補指揮使以下校長有功
勞者亦補軍都指揮使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
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以起復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竝爲翰林學士宗
諤在舍人院嘗牒御史臺不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誥
之宗諤荅以兩省與臺司非統攝文仲不平問于帝有
詔辨析宗諤引八事證其不相統攝且言御史臺每牒
本省竝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議而文仲止憑
吏人之言遠有間奏無典章之可據況臺憲之職所宜
糾參姦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奏彈下民

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
空其事瑣細烏足助其風裁哉卒如宗諤所言守職者
黷之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種放爲右諫議大夫放
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
賜宴賦詩餞行恩禮甚厚 乙卯遼以金帛賜陳叅將

士家時高麗準布

舊作阻
卜今改

以遼和議成先後遣使賀遼

先是詔禮部貢院別試河北貢舉人以用兵不及試
期故也庚申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
有差 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誼年十
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誼試詩六篇

殊屬詞敏瞻帝深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帝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僻陋而棄置邪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私習帝益愛其淳直改試它題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游者己巳詔自今官吏雪活人命者並理爲勞績 癸酉詔天下權利者弗許增羨爲額 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將來遼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於界首從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

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
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 六月己丑曹州民趙諫與其
弟諤以姦慝不法竝斬西市帝初欲窮治其獄內出與
諫交游者姓名七十餘人付鞠中丞呂文仲請對言逮
捕者眾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帝曰卿執憲當
嫉惡如讎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丞之職非徒
繩愆糾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餘人悉得姦狀
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遇
事治之未爲晚也帝從其言 帝謂輔臣曰殿前侍衛
司禁兵老疾者眾宜精加選擇樞密使王繼英曰禁旅

比晉時數今踰倍若乘此息兵簡邊疲冗實甚優帝曰
然第以北敵請盟西戎納款若卽行此則軍旅之情必
謂國家優謀去兵惜費不若先從下軍選擇勇力者次
補上軍亦可鎮厭浮言使眾不惑也其老疾者俟秋冬
遴簡將臣令悉蒐去之 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聘遼

秋七月戊午党項貢於遼 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堪
爲將帥等科令尚書吏部傳告諸路許文武羣臣草澤
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試如器業可觀具

名聞奏 丁卯女真遣使貢遼回鵠使人請先畱使者
皆遣之 丙戌西川轉運使黃觀言益州將吏民庶舉
畱知州張詠詔褒之尋因遣使巡撫西川令諭旨曰得
卿在彼朕無西顧憂也 八月戊寅雍王元份薨 癸
巳有星孛於紫微 九月癸丑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
馬使白文壽來貢 癸亥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丁
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
迹欽若請以直祕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從之 冬
十月庚辰丁謂等上景德農田敕五卷令雕印頒行民
閒咸以爲便 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早朝至

崇政殿廬疾暴作帝聞之亟遣使撫問還奏疾甚帝卽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竄神寶以肩輿送歸第而卒車駕臨哭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錄其子孫中使護喪事給鹵簿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繕寫不輟尤精意詞翰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植產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 丙戌遣度支判官周漸爲遼主生辰使職方郎中韓國華爲遼太后正旦使鹽鐵判官張若谷爲遼主正旦使癸卯歲幣齋至遼

界自是歲以爲常 十一月丙辰饗太廟丁巳合祭天

地于國丘大赦 遼命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宮籍屬於

橫帳

遼皇族以太
祖後爲橫帳

癸酉遼主及太后遣使左金吾衛

上將軍邪律畱寧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等來賀承
天節對於崇德殿畱寧等將見館伴使李宗諤引令式
不許佩刀至上閣門畱寧等欣然解之帝聞之曰戎人
佩刀是其常禮不須禁以令式卽傳詔聽自便畱寧等
咸悅謂宗諤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
十二月己卯召輔臣於龍圖閣觀契丹禮物及祖宗
朝所獻者自後使至必以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果實

脯膾賜近臣三館。辛巳以王欽若爲兵部侍郎資政
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帝初見欽若班在翰林學士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
左右以故事對欽若因訴於帝曰臣前自翰林學士爲
參知政事無罪而罷其班乃下故官一等是貶也帝悟
卽日改焉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欽若善迎人主意
帝望見輒喜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
否其寵遇如此 甲午右諫議大夫种放自嵩山來朝
對於龍圖閣 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
敕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有此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